

曾克著

在湯陰火綫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戰地報告叢刊之七

在湯陰火線

曾克著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857.1
781

MG
I25
49

錄 目

在湯陰火線

目 錄

一	北蘇莊·····	一
二	這不是故事·····	四
三	漢奸·····	一八
四	他們是這樣忙着·····	二五
五	血中的除夕·····	四〇
六	到敵人後方·····	四八
七	登記·····	五四
八	安陽夜光·····	六四



在湯陰火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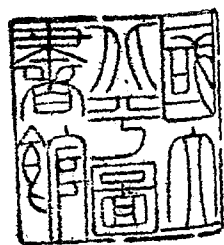
北蘇莊

我們的部隊從汲縣開到湯陰火線來了。

司令部駐紮在離前方有二十多里地遠的北蘇莊。

由於戰爭的逼近，這里，有錢的人家和地主們，都早已逃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佃戶，雇農，或是自己稍有幾畝田地的貧農。他們並不是不怕戰爭，只是，逃到任何一個地方，痛苦的生活的鞭子，却仍是在緊緊地追逐着他們！

他們沒有錢，因此他們的生命的生命，像廉價的商品一樣，被遺棄而陳列在這無人過問的冷寂的市場似的荒僻的村莊里。



連季的天災，使他們已經好久不會在田地裏，得到自己勞力的收穫了。地面上不是被汪洋般的大水淹沒着，就是經久地得不到雨水的灌溉。

有一年半了，他們沒有在田地裏見得一粒糧籽。富人家，他們倉房裏還存有着足夠吃用的食糧，可是，所苦的，却是那些貧窮的人家。這像是哀訴，又像是憂怨，我們幾乎都可以從所有的人們的嘴里聽到。

一天有兩頓黑饑吃，在他們這已經是特有的享受了。因為，這東西，在這災荒戰亂的年頭，它的原料的售價也日漸昂貴起來。所以，多數的人們都是用沙粒似的糧糠來做每天充飢的食品。像這東西，在平時原是用做餵養牲畜的，然而，現在，却成了他們生活的唯一的滋養料了。

在這種不得飽食的日子里，於是，他們身體的健康，完全被無形的黑手剝蝕去了。他們的臉是發黃，乾癟，顴骨高高的凸起着，眼睛像失去了光亮的明珠，深陷

在眼眶子里。那一個一個的正在發育生長的孩子他們已經變成了皮包骨頭般的瘦毛猴了。

在飢餓中，他們與死搏鬥着。他們期待着來年暑季里的豐收……

然而，瘋狂的敵人，猶似恐怖的惡魔，現在，却向這土地展開了侵略的戰爭！

在這冷酷的冬天里，在這飢餓的壓榨下，在這戰爭的砲聲里，這小小的村莊，如今，它是寂寞而顫抖！

孩子，每天在嚎叫着，是飢餓吧，也許是驚恐……

就在這個小村莊里，我們「一八一師抗戰工作委員會」的男女同志，開始發動民衆的組織工作。

三三兩兩，我們分住在沒有逃走的老百姓家里。我們實際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了。我們用真誠的同情來體味他們的艱難，用勞力來幫助他們的工作，用熱情

來安慰他們的悲苦，用希望來鼓勵他們的努力。

我們沒有忘記了自己的任務。我們也沒有忘記他們……

這不是故事

村東頭，一個土牆不完整，半塌着的小院落里，有兩所低矮的小茅房，這是一家姓李的居住着的。

東屋，兩小間。陰暗，潮濕，淒冷。屋頂上却到處都露着透風的小天窗。

裏間，緊貼着東北角的牆跟前，放置着一張髒污的床，朝着門的正中間，一張三條腿的舊方桌歪斜的靠牆支架着。床上和桌子上堆着破爛的襪襪的日用的衣物。兩把多灰的破椅子，挨放在床沿前面。除了這些東西之外，在這小屋子裡，再

找不到其他的什麼了。蛛絲網和灰絮絮掛滿了牆角，柱樑。灰土，亂草，堆掩着地。而且，強烈的窒鼻的惡氣息，像濃醇似的，天天在發散着。

床上，躺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生病的女人，她的身旁，常是守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和一個瘦弱的，紅腫着眼睛的，五六歲的女孩子。

女人時不時在無力地呻吟着，老太婆往往被這呻吟的感觸而深長地嘆息起來。孩子，孩子是在無休止地抽泣……

我和女同志蕭慧就住在她們外間的一個草舖上。

那女人，是害着極嚴重的傷寒病，而且，病得好久了。這樣，她却變成了一個使人可怕的活鬼了，蓬亂的長髮，披散在肩頭，面孔像用一張黃表紙包裹着的一個乾癟的骷髏，兩隻陰森的恐怖的眼睛瞪着，卻從她那青腫的深陷的眼眶子里透露出來。她的身子瘦得更可怕，只剩下一架骨骼，載着她那殘喘的呼吸。她連翻身

的氣力都沒有了。脊背，由於長久的睡臥，却被那板硬的床心磨爛了；浸着血絲，她疼痛地叫喊着。偶然，當她被高熱燃燒着的時候，她卻不斷地在胡語，亂叫……

這樣的女人，她不但不敢有過對醫藥的幻想，即使是較好一點的飲食——白饅頭，也就很少有得到的機會。她和別的人們一樣，每天只可以送進肚子里些黑饅頭，糠飯，和白水。她完全是用生命來向無情的病魔做着最後的掙扎。

老太婆，她每天是用着她那殘餘的力量，在担着雙層的工作——看護病苦的媳婦，照料着幼弱的孫女。

她是一個七十歲的慈藹的老人，在她最痛楚的心情之下，她還時常關懷着住在她家裡的我們。她把僅有的棉被借給我們舖在草舖上，溫暖了我們冰冷的身體。她又時常在深夜裡，替我們燃起她那捨不得燒的乾柴，更溫暖了我們冰冷的心。

啊，在這貧病的，陰暗的屋子里，却有着和太陽一般的偉大的人類的純潔的愛，我們每次都被感動得流下淚來了。

我們的給養，近來由於運輸的不便，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寬裕了，一天兩頓飯，竟開始了分食的形式，這樣，我和慧，總是要剩下些，帶給那生病的女人，飢餓的小女孩，和那勞累的老太婆。甚或，在夜間，我們摸到伙夫那里，去偷一包生麵粉，帶回來讓她們得到一頓較好的飽餐。

清理房間，看護病人，哄孩子，這是我們天天應當幫助她們做的事情，我們儘可能來參與他們這受難的生活。

於是，在很短的日子里，我們建立了一種深的情愛。我們分嚙着他們生活的苦汁，却也讓她們分享些我們生活上極微小的幸福。這樣，在她們那陰淒的生涯里，却得到無限的同情與安慰。

老太婆在極端感激的情況下，她却不住地這樣稱讚我們：

「啊，姑娘們，你們可真好啊，能受這樣的苦，又這樣可憐俺們窮人，天保佑你們……」

「老太，你才好呢，我們不會忘記你的好心。」我們笑着，這樣安慰般地回答她。

時間，駕着它飛速的翼翅，馳去了。三天，五天，七天……

近幾天來，在她們家里，却常常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來來去去。他每次走進屋子來，總沒有停留過很長的時間，而且似乎是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情。他暗地遞些什麼東西給老太婆，又輕聲地同她講着話。有幾次，他伏到床前看一看那病着的女人，或是摸一摸那慣常啼哭的女孩子，這樣，他就又匆匆地走出去了。這個人，雖然是一個農民的樣子，然而，他的體格却很瘦弱，身子不十分高，長

臉子，高鼻子，一對大眼睛，面孔却帶着一種聰敏而機警的表情。他穿着藍粗布的破爛棉襖，黑粗布棉褲，束着灰布腰帶，腳上拖着一雙黑色的對臉棉鞋，頭上纏着一塊黑布巾。

經我們向太婆詢問，才知道這男人是她的兒子，李柱。

我們爲了要知道李柱的生活情形，便向老太婆這麼問：

「老太太，你兒子在外邊做什麼的呢？爲什麼早兩天我們沒有見着他？」

老太婆像很高興來介紹他的兒子一樣，她就張着嘴皮，這樣叨嘮地說：

「他本來是給前村王財主家種莊稼的，我們一家人，就指望着他分點糧實來過日子，可是，兩年以來，不是水淹就是天旱，弄的什麼也收不成，俺一家老小，又窮又病，都是張着嘴等着吃，等着用，又加上這麼一打仗，東西更貴得要命，連幾升高粱也快弄不到嘴了，沒有辦法，他只好地也不種了，上月，我讓他去他老丈人家

借了幾串錢，到城里販了些花生，紙煙，來試試做點小生意，可是，姑娘們，你們知道在這種年頭，在咱們鄉下，還有誰來買這些東西呢？又能賺幾個錢？但是，沒有別的法子想，也就只好這樣先做做看。就當是耍耍。不過，這幾天來，因為你們隊伍開到這里來，老總們還常常照顧，照顧，所以，東西賣得還快一點。他早兩天是去城里販東西，藉着瞧瞧他老丈人……」

我們聽得很起勁，被這種含有極沉重的生活的感惑力所擊衝，我們接着又向她發問：

「老太太，他晚上為什麼不來家住呢？」

「不，姑娘們，他本來是在家住的，就是這幾天，他說，他和隣居家的幾個人，在商量着合夥做什麼買賣，所以有幾夜沒回家來住了。」

我們點點頭：

「啊……」出神地看着老太婆，我們又安慰般地說：

「老太太，等到咱們把日本鬼子打敗了，那時，咱們窮人家也都可以有飯吃了。」

老太婆聽了這話，像是得到了一種希望似的，她拱起了手，抬起了頭，笑着說：「那麼，謝謝老天爺，快快幫咱們打勝仗吧！」伸出手來拍拍我的肩頭，接着說：「姑娘們，全指望着你們啦，你們都能出來當兵。我的兒子，若不是家里拖累着他，我真要叫他也去幹軍隊。」

「老太太，你真明白，老百姓都能像你這個樣子，我們那會打不勝仗呢？以後，在工作的空閒里，我們常常同她談着話。」

李柱，還是像前幾天一樣，不會在家里住過一夜，只是在白天，我們却真發現他是在村子的大街旁做小生意，這正如老太婆所講的那樣。他的生意還很好，時

常的，有我們的同志，圍着他的貨攤。

一天夜里，天氣特別的冷，我們很早就躺下了。當我們還沒有睡着的時候，忽然，李柱從外面回來了。他走到里間，低聲地這樣說。

「媽，這里有兩塊錢，你留着好買點東西吃吧。」

老太婆用着驚喜的語聲說：

「怎麼？兩塊錢，啊，買東西吃……你看，小狗她媽病得這樣重，明天還是用它

去請個先生來看看吧。」

「看病，我還有辦法，我再去弄幾個錢來，這兩塊你就留着自己用吧。」李柱說。

「怎麼，還有辦法，啊，那麼你這兩塊錢是從那里弄來的？」

「這個你不要問了。給你說你也不懂。」停了停，李柱接着說：「啊，天不早啦，

我要趕快走，還有事情。」

第二天早晨老太婆滿臉浮着笑走到我們的面前她把昨晚李柱給她兩塊錢的事情告訴了我們。

這時我把慧偷偷地叫到院子里，我對她說：

「李柱這傢伙我們要注意他，他昨天夜里的話，怕是一定有說處吧。」

「恐怕是那麼，我們要想法和他接近。」慧深思地說。

從此，李柱是天天回家來了，甚至一天有兩三次，而且，他總是偷偷遞些錢給老太婆。這都是老太婆親自當我們告訴的。

想想，他是一個做小生意的人，從營業上講，他決不會賺到像每次給老太婆那樣多的錢。這一點，却更使得我們懷疑了。

我們終於和他接近了，沒有幾天的光景，我們便熟悉起來。在幾次的談話里，他是用着一貫的離奇的論調，他說，日本人怎樣厲害，最近又怎樣要來佔領湯陰，

又說，中國的軍隊是打不過日本軍隊的。接着他又問前方的情形，和我們軍隊的人數。

當我們聽過他的話以後，我們照例要用許多正確的話，給他做一番詳細的解釋。

一個下午，他又回家來了。他見到我們，現着不安的樣子，這樣說：

「我說姑娘，咱們到底有沒有援軍開到呢？這兩天的戰事可真危險極了，日本人說不定一兩天內就會攻過來，那時，你們這女孩家可怎麼辦呢？中國軍隊一打敗了，誰還顧誰……」

鎮靜，機敏，我和慧互相使了個眼色。於是，看了看李柱這樣說：

「日本軍隊不會攻過來。就是攻過來，我們也不怕。」

「我們不怕！」我插上嘴說。

李柱輕輕地笑了笑他說：

「不怕？可不能這樣說，你們知道日本人會怎麼樣對付你們唸書的人，尤其是女的。」

這時，慧用手抓了我一把，她故意現着害怕的樣子，便對李柱說：

「啊呀，如果真是這樣，可怎麼辦呢？老鄉，你的話是真的嗎？」

李柱把眼一瞪，點點頭說：

「誰還會騙你們呢！一點也不假，日本軍隊一兩天就會攻過來的。」

我看了看慧，遲疑了半天，發愁似的對她說：

「真的，這可怎麼辦呢？」

慧沒有說什麼，老是在低着頭想。

這時，李柱把身子往前動了動，他輕輕地說：

「啊，姑娘，你們不要害愁，這總可以想一個辦法。」把臉子轉過去，朝着里間，看了看他的老母親和躺在床上的他的女人，便啞着聲又對我們說：「咱們到北屋去談談，好吧？」

走到北屋，李柱向院子里看了一眼，接着就對我們說：

「你們不要發愁，我給你們想個法子吧。」

慧歡喜地把眼一瞪，問：

「你有什麼法子？」

李柱把一隻手放在額頂上，沉思了一回說：

「你們現在除了離開軍隊，再沒有別的辦法了。但是，你們離開軍隊還不能往南走，黃河鐵橋已經被炸了，你們過不去河，要走，就得往安陽去……」

慧吃驚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李柱，自語般地問：

「安陽？我們到安陽去怎麼辦呢？那里又沒有認識的人，我們怎樣生活呢？」

李柱很快地說：

「只要你們願意去，我那里倒還有幾個熟人。」

我用眼睛注視着他，這樣發問：

「你有熟人，那麼，我們去做什麼事呢？」

李柱爽然地說：

「那邊事情很多，你們放心去好了。」思索了一回，又說：「你們決定走，我就送你們去，可是，你們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要走就得明天晚上，你們就在這屋換上便衣。」

這時，我和慧互相看着。最後，慧向李柱決然地說：

「好，明天晚上我們就跟你走！」

漢奸

第二天晚上，李柱被捕了。

當天明的時候，就在一個廣場上，當着老百姓的面，開始審問。

軍法官先向李柱問過姓名，年齡，職業，以及家庭狀況之後，使用手指着我和慧，這樣問他：

「我們這兩位女同志你認識嗎？」

李柱瞪着眼看了看我們，向軍法官點點頭說：

「官長，我以前不認識她們，因為她們住我家里，才，才熟起來……」

「你爲什麼要領他們逃跑呢？」法官又問。

李柱拘拘束束地這樣吞吐地說：

「官長，我，我沒有領她們逃跑，是，是她們自己要走的啊……」

「胡說，你要說實話，你沒有領她們逃跑，那麼，你爲什麼當她們說日本人快打來了呢？」

「我，我……」李柱茫然了。

「你，你什麼快說！我告訴你，你要說實話，你到底是替日本人做事情？」

「我沒有！」堅決地說。

這時，圍在四週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臉上不現着一種驚奇的表情，有的人在譁譁咕咕地這樣講：

「李柱，平常不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嗎……」

「他，他，他每天在街上做小生意，怎麼能替日本人做事？」

「唉，這年頭，人變得也快呀！誰能知道誰的心呢……」

「……………」

軍法官看了看大家，於是，又向李柱問了：

「李柱，你要快點說，你若是再不說，非給你點苦頭吃不可！」

李柱沉默了一回，像害怕的樣子，他的兩隻眼睛不住地在軍法官的臉上瞪視，接着他又向大家看了一遍，怯怯地對軍法官說：

「官長，我實在沒有替日本人做事。」

軍法官和我們的幾位同志，悄聲地說了幾句話，他轉身，現着發怒的樣子，便對李柱這樣大聲叫：

「李柱，你還敢不說麼？你不說，就……就……」歪過頭去，對站在身旁的兩

位武裝同志命令地說：「來來，把他給我吊起來！」

誰知，那兩位武裝同志剛一動腳，李柱臉上忽然改變了顏色，聲音發地抖說：

「官長，慢一點……我……我說……」

「快點！你說，你說實話沒有關係，只要你能認錯，我們可以把你放了。」

聽了這話，李柱立刻說了：

「我，實在被逼得沒有辦法，官長，你想想，一家三口，整天連一頓糠飯都吃不到嘴里，女人又有病，病得那樣厲害！我，我每天愁得要死，雖然做了點小買賣，可是一天賺不到一兩毛錢，我，我怎麼辦呢？……有一天……」

「有一天怎麼樣？」

「有一天，隔壁王二他從安陽回來當我說，你窮得這樣，為什麼還不找點發財的事情幹呢？我就問他，咱們能有什麼發財的事呢？他，他笑着就說，只要你肯幹，

我可以幫忙，我答應了，我又問他什麼事情，他說替日本人打聽打聽這邊軍隊情形，每天就可以拿到四毛錢……」

「你每天四毛錢，是從誰手里拿到的？你已經拿到多少錢？」

「是，是從王二手里拿到的，我已經拿到了六塊錢了。」

這時，四週的老百姓譁然地發起驚來：

「啊，王二這兔崽子，他還替日本人幹事！」

「真是喪天良的畜牲啊！」

「李柱，李柱也學壞啦！」

忽然，李柱的母親領着她的小孫女從人羣中擠進來了，她驚驚慌慌地跑到兒子的跟前，用手拍着兒子的脊背，幾乎要哭地樣子說：

「孩子，你，你怎麼的啦？」

李柱低着臉，沒有回答。他的母親接着又問：「孩子，你到底怎麼樣？你說呀！」

李柱流着淚，輕聲地說：

「還不是爲了日子沒法過嗎？」

老太婆看了看我和慧，走過來，一隻手扯着我的胳膊，哭聲地說：

「姑娘，我的兒子到底是做了什麼壞事？」

慧用手拍拍她的肩膀，這樣說：

「老太太，你的兒子，他不該替日本人做事情。」

老太婆把眼一瞪，急急忙忙地轉過身去，就跑到李柱跟前，用食指指點着他的

臉孔，發狠地說：

「啊，孩子，你這不是自己找死麼？你，你怎麼能這樣幹？就是咱們日子沒法過，

窮死，餓死，也不能替日本人去做事，你，你太糊塗了！你這不是自己要找死嗎？」

老太婆一邊流着淚，一邊向軍法官央求地說：

「官長，我的兒子，他是犯了死罪，但是，你要可憐俺們窮人，給他一條活命吧！他以後決不會再幹這種喪良心的壞事！」

李柱流着淚，雙膝跪到地下，向軍法官拱着手央求道：

「官長，你饒了我這條命吧！我一定要學好，我再不敢啦！我再不敢啦！」

軍法官看了看老太婆，用着安慰的語聲這樣說：

「老太太，你不要難過，只要你的兒子，他能改過自新，做個好人，我們，我們一定會放了他的！」轉過臉去，對站在跟前的兩位武裝同志看了看說：「去，再派幾位同志，把王二給我抓來！」

他們是這樣忙着

冷風，在平漢線的大平原上怒吼着。緊密的槍聲，和轟烈的砲聲，漸漸地，從二十里外的北火線上清晰地轉送到北楊莊。

但，在這里，完全看不見戰爭所帶來的恐懼。老百姓們，是更辛勤地工作着，他們沒有丟棄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土地。相反地，他們却正用着集體的力量，來愛自己的家，保衛自己的土地。他們希望着在這生活許多年代的地土上，更孕育着他們未來的孩子們。

我們，「一八一師抗戰工作委員會民衆工作部」的幾位男女同志，從北蘇莊來到這里，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已經有二十天了。我們用許多工作的方法，使他們對於這次抗戰有一個新的認識；他們懂得了爭取生路的真正意義，因此，他們

不再恐懼而逃走。我們訓練他們，教導他們，也幫助他們。這樣，他們堅強地組織成了一支鐵的自衛隊。

新的活力，開始在他們的心里撥跳了。笑，堆滿了他們黧黑的臉龐。憨摯的眼睛在閃動着興奮的光芒。

踏破了黑夜，在晨光朦朧中，是他們跑步的足音；每天，在這樣的時候，他們被一陣鑼聲，集合在廣場上。於是，二百多個粗壯的身影，開始了動的節奏，他們使勁地跑着步。天空蕩漾着雄偉的喊聲，和嘹亮的歌聲……

太陽出來了，他們各自分散開來，去幹各種不同的工作；村莊附近的巡查，放步哨，送發「戰地日報」，修築防禦工事，挖掘防空壕……無論是在寒風里，或是在陽光下，他們往往會忘記了疲累，而浸於工作緊張的高度的熱情里。無時他們不在露着那多垢的大黃板牙，這正表現着他們對於工作的需要和快樂。

井邊上，沒有凍結的小河岸旁，成羣的年輕女人們，噥噥咕咕地說着話，並且時時在歡笑着，她們在勤勞地替我們士兵們洗滌着污穢的衣服。水聲，語聲，笑聲，好像配成了一種和諧的音樂，隨着飄動的風吹向火線去了……

上了年紀的老太太，都坐在門前的陽光下，瞪着她們的衰老的眼睛，半天一針的，在細心爲我們的兵士織補着破爛的襪子，和釘着脫落的衣服的鈕扣。

黃昏來了，空地上更有孩子們排成的活的行列，他們像大人一樣的在動着。健爽的，充滿着新的火力的歌聲，響徹了蒼茫的夜空……

希望與憤恨，使他們像鋼鐵一樣的組織起來了。他們更從短時期的集體工作里，得到了真實的快樂。爲着自己的活命，他們時時刻刻在準備抵禦着那侵害他們生存的敵人。

工作，準備。他們是生活在勞動里。但，他們是健壯，勇敢。

是在舊歷年的前兩三天，猶似一種快樂帶給這村莊一個更大的興奮。顯然的，緊張，忙亂，呈露在所有的人們中間。

住在我們西院的王大娘，她從屋角下的泥坑里提出一缸生滿了絮絮的粗麵粉，這是她存放了快一年的東西。現在，她放在院子裏的太陽光下，曝曬，並且，又在細心往外揀着絮絮和小虫。

東院，李大叔在磨房里，他使勁用兩腳在蹬轉着麵羅。他的兩個兒子，滿頭流着汗水在堆動着石磨。磨眼上放着一堆他好久捨不得吃的麥子。

豬叫着，一個一個被幾個小夥子用繩子細綁起來，抬到空場上去屠殺了。

家家戶戶都在忙，人們不斷地出出進進，看樣子，就好像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在他們中間發生似的。

看見了這種情形，我們覺到很驚奇；我們個個都在想，在這砲火將迫近的苦

難的火線內，難道老百姓們還有心情來對這舊曆新年起着最大的興趣嗎？

於是，有的同志提議說，我們應當分頭到各家去，向老百姓慰問慰問一年來的疲勞，同時，再幫助他們做一些新年里的工作。

我們隊長同意了，他說，依照着平日大家工作時所分配的區域出發，因為，這樣，所去到的人家，都是已經很熟悉的。

當我們正要出發，忽然，那個每天和我們見面的趙大嫂，她倉倉促促地跑進來了。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個子很高，體格十分健壯，粗腿，大腳，走起路來和男人一樣。一張圓圓的大臉子，兩隻黑眼睛發着亮光。她的頭髮被包在一塊方格粗布的花手巾里。她是這個村莊婦女中最能幹的一個，現在，她被推選為「自衛隊婦女隊的隊長」，所以，我們若向婦女們推動一個什麼工作，總是先找她出來商量，然後，再由她向各家去奔跑。我們和所有的老百姓都相信她，敬愛她。勇敢，果

斷，耐苦，她是這樣一個潑健的生命。

她站在我們面前，用手抹着臉上的汗，喘着氣。

我們知道她來是有事，於是，大家都想要從她那里得到一些什麼，便異口同聲地這樣向她發急地問：

「趙大嫂，什麼事把你累得這個樣子？快講。」

她臉上的汗沒有抹乾，她一邊看我們，一邊撩起一隻寬大的棉襖袖子代替了手巾，就在額角上一擦。她笑着說：

「我有事，我有事……」

「說呀！到底是什麼事？」我們耐不住地這樣催促着說。

這時，我們隊長，就順手拉了一條襖子，並且一隻手扶着她的肩膀說：

「坐下休息一下再說吧！看你累的這個樣子！」

她沒有坐下來。好像她是沒有聽見。剛才有人在同她說話。她把身子挺了一下，臉上充滿着興奮，慌忙地對我們說：

「我要報告你們一件事：現在，咱們村莊上的人，因為後天要過年啦，大家想起了咱們前線上的弟兄們，日夜在戰壕里作戰，整天不得飽飯，所以，大家都願意趁這個機會，包些餃子，等除夕晚上，偷偷送到前線去，讓弟兄們在砲火中過過新年……這是大家的意思，大家要我先來向你們報告一下。」

聽了她的話，我們都被感動得不安了。快樂與興奮使得我們幾乎要狂叫出來，但，半天，我們說不出話來。

最後，我們大家將她抱住了，我們熱情地對她說：

「趙大嫂，你們太苦了，其實用不着……啊，你們這樣好，真是偉大的羣衆，你們肯犧牲一切，又肯供獻一切。有了你們，日本鬼子是不愁打不走的……好，你們

這誠摯的好意，我們不能拒絕……」

說完了話，我們緊緊地握了握她的手。

她轉身就跑出門去了，飛速的脚步，帶着神聖的任務。她要到各家去傳送這消息。

尖厲的西北風，帶來了飛舞的雪片，落着，落着，夜的村莊變做白的雪原了。

在這風雪的夜里，在這被風雪所包圍的村莊里，每一家住戶，都點燃着一盞小小的棉油燈，而且，在這暗淡的燈光下，却擁着一堆忙碌的身影：老太太，壯年婦女，大姑娘，孩子……

緊張在壓迫着他們，沒有談話，也沒有笑。她們都在忙動着自己的兩隻敏捷的手。

麵，餡盆，堆放在案板上。捍皮，包，傳送，按放，沒有一個人的面孔上的肌肉，不在

抽動而撥跳着。

男人們，不時的背着大槍，慌忙地走進屋子來，向自己的女人這樣催促般地說：

「天不早啦，快點包吧！」

「……………」

他們本來是在外面放夜哨的，但，工作的火燄，在燃燒他們的心，雖然他們不能自己動手來包，可是，由於自己的被激動，這使他們不得不抽點時間，跑回家來看看。

被當做媽媽的，因為忙得沒有工夫去理會飢餓的孩子，於是一陣陣哇哇的啼號在直聲地叫着……

我們的女同志，自動地分散到各家去，和大家一齊動手包餃子。

趙大嫂，她比別人更勞累，她除了忙着包餃子，又一直不肯停地在村子里跑到各家去巡視工作的情形。她用各種鼓勵的言詞，來加快大家工作的速度。她是這雪夜里的一道光明的流火。

在一家低矮的小北屋里，一盞昏暗的燈，時時在搖曳着豆粒似的火光。窗戶紙嘩嘩啦啦地發着碎響。

案板周圍，坐着四個包餃子的女人，另外的一張小桌子旁邊坐着一個捍皮的老太太，其他還有兩個來回傳送皮子的孩子。靠牆角的草堆上，一個不滿週歲的孩子，不成聲的哭叫，他的褲子完全尿濕了。但是沒有人願得理會他。

「小鳳！快拿皮來！」一個瘦瘦的女人，一面包着餃子，一面向她的一個七八歲的小孩說。

這話剛一說完，小鳳和另外一個同她差不多大的小姑娘，一齊飛跑到捍皮

的老太太跟前，搶着，每人捧了一大捧皮子，跳呀跳地放在媽媽的跟前。然後，兩個人又搶着將包好的餃子，拾到身旁的鍋蓋子上，好騰出閒地方來擺新的，那一個搶得少了，就會鼓起小嘴來罵，甚至舉起小拳頭來打。而且，她們不時地向捍皮的老太太催着說：

「奶奶，你快一點呀！媽媽那邊又沒有皮子啦。」

「好，好，我快一點，你們來，來來拿。」老太太總是這樣回答着，雖然她那兩隻老手，已不能像她的心所支配的那樣迅速。她是一個七十多歲的人了，頭髮白蒼蒼的，兩隻眼睛深陷在皺皮里，像是睜不開的樣子。她的脊背痠癢着，而面孔差不多要挨到案板上去。她一刀一刀地又細心又費力的切着麵，再一張一張地捍着皮。她沒有怨言，也沒有煩躁。

草舖上的孩子，越哭越厲害，小鳳沒有工作的時候，就跑過去抱一抱他，這是

他的小弟弟，

小鳳把弟弟抱到媽媽跟前，她用手掣了掣媽媽的衣襟，懇求般地這樣說：

「媽，你給弟弟吃一口奶吧！你聽他哭得這樣兇，快要哭啞嗓子啦！他的褲子全尿濕了。媽……」

媽媽不但沒有把孩子接到手來，反而恨恨地這樣罵小鳳：

「滾一邊去！傻孩子，你看那里有工夫呢？反正哭不死的，快把他放那邊去，回頭，你爸爸來了又要打你不做事，快……」

小鳳聽了媽媽的話，立刻把弟弟里放到草鋪上，而自己也立刻做起事情來。孩子哭着，哭着，終於哭不出聲來了，只是連連的壓着氣。

「媽，媽，你快一點看看弟弟吧，他喘不上氣來了……」小鳳又把弟弟抱到媽媽跟前，這樣說。

媽媽歪過頭來看看孩子，又看看手里的餃子，她有些焦急了。她瞪着眼，不知怎樣好。這時，別的女人都開口說了：

「大嫂子，你就哄哄孩子吧，快給他吃一口奶好讓他睡。就誤不了多少事，反正咱們餃子剩的也不多了。」

媽媽看了看小鳳，伸手把孩子接過來，她用着多麵的手，在孩子的身上輕輕地拍動了一下，微笑着這樣說：

「啊，啊，哭死吧，哭死吧！」

把奶頭放到孩子的嘴里，於是她的手又開始了不停的工作。

突然一聲暴罵，從外屋的黑暗里抖過來：

「媽的，你是想做什麼？孩子就真的這樣要緊嗎？誰家沒有孩子，哭兩聲又怎樣？你就這樣子……告訴你說，別人家都包很多了。快給我把他扔下來……」

這是小鳳的爸爸，他是外面放夜哨剛回來，身上落滿了雪花，他一邊用手在身上拍打着，一邊就伸手向女人懷裏去奪孩子。但沒有把孩子奪出來，他的手却被別人把住了。

小鳳的媽沒有敢講什麼，馬上又把孩子放到草堆上。她剛一鬆手，那孩子立刻又哇哇地哭了起來。

男子站了一回，又走出去了。

工作更加緊張。切皮的老太太，把身子更向前痠癢着，頭更靠近案板，她心想着要加快一些速度。

燈光太暗，而且又不住地晃搖着。一個沒有當心，刀切在她的手指上了，立時，鮮血流在白麵上。

這樣，屋子裡陡然掀起了一陣慌亂，有人連忙找着一條破布替她將傷口包

繫起來，並且大家都勸她去休息休息，讓別人來替她工作。她不但肯，反而倔強地說：

「這點小傷怕什麼，我一點也不覺得痛呀，不要緊，我還是要替你們捍皮。」
她的手又抓起了刀，切着，切着，然後，又拿起她的麵捍杖……

夜飛馳去了。在緊張的工作里，時間總感覺到特別的短促。

燈里的油點乾了好多次，但，人們沒有一點疲倦。

在黎明的白光里，一鍋蓋一鍋蓋，一大板一大板的包成的餃子，像小白鴿子似的堆在那里。看着，看着，大家都笑了。

沒有休息，工作又繼續在白天，大家準備着在當天下午，完全把它包完了。

這一天，大家不但沒有吃餃子，反而連飯都沒有吃，因為女人忙得沒有燒飯的時間，一直等到把餃子包成了，蒸熟了，大家才每人喝一碗小米稀粥，時候差不

多已經是黃昏了。

血中的除夕

晚上，雪沒有停。女人，男人，和我們的同志，排成了一大羣，大家帶着快樂與熱情，向火線出發了。

餃子，裝在麵口袋里，筐籃里，大車上，驢背上。有的一個人背在肩尖上，有的兩個人用扁担抬着三四筐子，還有的人用担子挑着兩籃子。

雪落得更大了，天色，原野，是混成了一片白茫。

大道全被尺厚的雪覆蓋了，這樣，在行進中就不時地有人跌跤。驢子，大車，也是一跛一跌地在雪窩裏爬行。

冷風吹得更緊，我們被捲在雪團里。

衝着向前走，大家身上流汗了。不時地，歌聲從好多人的喉嚨里哼了出來，但是，却又被制止了。

努力地走，二十多里的路程，不到三個鐘頭，我們就把它完成了。

今晚，火線上是寂靜了，沒有一聲槍炮響。在被風雪吹打着的陰冷的戰壕里，是蟄伏着我們的同志。他們在寂寞的度着除夕。

石友三將軍和兩位團長跑到大家跟前，熱情地和每一個人握了握手。

趙大嫂代表全村的老百姓，向石友三將軍表明了來意。於是，石友三將軍便對大家這樣感激似地說了：

「諸位父老兄弟姊妹們，你們這樣熱誠，在困苦的生活里，在百般的忙碌里，在風雪的冬夜里，來送這些好東西，我們實在不敢當！現在，我們代表所有的同志

們，向大家致謝。今後，我們只有更英勇去殺敵，這才不負大家的期望！」

一陣掌聲，在夜空中響起了。隨着是一陣高聲的呼喊：

「石司令，你不要客氣啊！」

「我們擁護抗日軍！」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保衛我們的家鄉！」

「……………」

石友三將軍向大家看了一遍，現着高興的樣子，說：

「那麼，現在我就派些人來，幫助你們把這些餃子送到戰壕里去，分發給同志們吃。」

於是，大家隨着各排里派來的同志，背抬着餃子，走到戰壕里去。

大家一面分發着餃子，一面在給同志們唱着慰勞歌。立時，淒冷的戰壕跳動了，燃燒了。

餃子是涼的，大家想幫助架起火來烤熱再吃。但，有的同志耐不住，早就一個個直往肚子裏吞去了。

柴火在戰壕里燃起了，於是，有的同志用刺刀串着餃子放在火上烤着。

轟！轟！……

忽然，前面響起了幾聲重砲。這樣，機警的同志們馬上抖跳起來，有的一邊吃着餃子，一邊握起了槍枝，還有的顧不得管火，便把串在刺刀上的餃子一把抓下來，放到衣袋里。槍像人一樣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暗，對着敵人，準備射擊。

嗒嗒嗒……嗒嗒嗒……

對面又響來一陣驟急的機關槍聲。

同志們再也忍受不住了，有的人竟至把腦袋探到戰壕外邊。終於，我們的砲

聲和機關槍聲開始響了：

轟轟轟……

嗒嗒嗒……嗒嗒嗒……

突地，有人在嘶喊了：

「同志們！我們用勇敢去換取敵人的頭顱！我們向前衝！——

「衝上去呀！」

「……………」

轟轟轟……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砲聲，槍響，雪原上，污血……

「殺呀……」

「衝呀……」

又是一陣嘶喊。

在槍砲聲中，在劇烈的呼喊里，隱約有人這樣尖叫：

「老鄉們，同志們，走走，我們去工作啊……」

於是，老百姓們都分散開了，男人像發狂一般隨着戰鬥的同志，衝出了戰壕。女的就奔跑着去救受傷的同志去了。

雪在落着。子彈帶着風一般的聲音在我們頭頂上飛竄。

雪地上，蟠伏着傷亡的同志，掙扎，咒罵，號叫，呻吟……

在血泊里，我們抬出了一位十七八歲的同志，他的胸部受了很重的傷，血染紅了他的週身。但他沒有死。他瘋狂地，却不住地咬着牙齒這樣大聲喊叫：

傷口。

「殺！殺死那些鬼子兵……」

趙大嫂，撕下來自己棉襖里的棉花，又解下自己的腿帶，在迅速地替他包紮

他跳將起來了，直瞪着眼，又咬了咬牙齒，伸手拔出掛在他腰側的一把刺刀，就向北衝去了。

趙大嫂大步奔跑着，追上了他，兩隻胳膊牢牢地抱緊了他的腰，這樣安慰說：「你，你，萬萬不能再衝上去了！你看你的胸受傷太重了……啊，你該休息

休息……」

他絕痛的樣子，暴跳着說：

「啊，你這位大嫂，你不要阻攔我，我要去殺鬼子，我要他們和我一同

死……呀呀……」

說着，說着，他昏厥地倒臥在地上了。

我們伏下身，撫摸着他的胸口，漸漸地，他的胸口沒有一絲活氣。他的呼吸是停止了。

我們把他抬到一片樹林的近旁，大家向他默默地看了半天。痛楚嚙住了我們的心，我們終於流下淚來了！

忽然，趙大嫂把自己的一隻右手，從他的軍裝袋里往外一拖動，她抓出一隻被咬了一口的餃子，就這樣驚嘆了一聲：

「呀，你們看！」

我們默然了。

這是除夕。血染紅了它！

槍砲聲沒有停。一陣一陣殺聲，震動了雪的原野……

到敵人後方

在火線上，我們度過了一個血的除夕。

槍聲，砲聲，一直到將近黎明時候才稀疏了一些。這時，雪不再飛落了。灰白的天，也泛起了微藍。

鮮血染遍了雪原，這強烈的色調，是鮮明地刺激着我的心魂。

早晨，從湯陰來了我們五位「敵軍工作部」的同志，他們帶來了一個確實的情報：安陽的敵人，發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回鄉運動」，現在已經派了許多漢奸分頭到各戰區去宣傳，凡是由安陽逃出來的老百姓，都可以回去，每人每天可以領「維持會」去領三毛大洋的生活費。

這消息，我們聽到以後，又驚奇，又憤恨。於是，「敵軍工作部」的同志說，我們決定要利用這個機會，到安陽——敵人的後方，去做一些冒險的工作。

「是的，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我們不能放過它！」我興奮地這麼說。

這時，他們之中的一個，十分鎮靜地向我說了：

「我們今天就是爲了這工作來的，我們準備着化裝逃難的老百姓回安陽去。昨天，我們開了一個會，簡單的計劃了一下。大家並特意要約你和蕭慧同志同去，因爲你倆可以擔任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笑着說：

「好的，我去，我去！」停了停，又說：「那麼，便衣帶來了麼？」

「帶來了，全是從老百姓家里借來的。咱們去見見司令，就馬上出發吧。」

我們見了石友三將軍，就把工作的計劃，和他細細談了一下。然後，就在戰壕

里化起裝來。

男同志濤，大趙和兒童隊的小健，女同志穎，慧，小陳和我，一共是七個人。我們把所要帶的手槍，刺刀，以及重要的宣傳文件，細心的分放在幾隻竹籃子的假底層內。這種裝藏，是我們費了好多心思，和幾次的試驗，才得到一個快樂的成功。這真是精嚴得很，一點也不會讓別人窺破這種祕密。

午上，我們離開火線向安陽那邊出發了。路上，冷風吹打着我們的週身，但是，我們並不覺得冷。元旦，新的陽光，照耀着我們。想着我們就要去開始一些無限的重要的工作，冒險，希望，新鮮，我們笑了。

原野上的雪融化了。道路是一片泥濘。滑，腳踏動着，我們用力地走着。二十多里地的路程，在這壞的道路上，却讓我們費了五個多鐘頭的時間，才趕到安陽。時候已經是夜色朦朧了。

我們受到了一番檢查，進了城，一直走向南門大街小陳的家去了。我們計劃好的，到這里，就住在她家里，因為她家的人早就離開安陽了，現在我們就算是來代替她家人回鄉了。

街上，除了有幾位崗警，已經是沒有行人的蹤影了。家家戶戶的大門都緊緊地關閉着。但，有的院落是空寂寂地，而大門却是開敞着。

經過幾條小巷，又穿過兩條大街，我們走到小陳的家門口了。

兩扇黑門，大大地開敞着。門前的石階殘缺地躺在那兒，磚成了碎塊，和泥土堆集在污雪里。那些東西像失去了主人，對着天，訴着深心的憤恨……

走進門去，院落空空地，屋門，也都沒有關起來。開開手電燈，我們匆忙地跑到各個屋子里，巡視了一遍。家具紊亂地擺着，並且，差不多沒有一件是完整的。

我們不預備睡覺，就立刻動手來收拾屋子。釘家具腿，掃地，鋪床。我們忙了一

整夜。

穎住到堂屋里。她是化裝成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這就當做了小陳的母親。我同濤也就化裝成年輕的一對，說是小陳的大哥大嫂，住在西屋里。大趙，他化裝成小陳的二哥，小健，他化裝成小陳的小弟弟，他們一起，住在堂屋的另一間里。慧呢？她生得最美麗，體格健壯，玲瓏，態度大方，神情動人，舉止言談特別機敏可愛。所以，要她來化裝一個較重要的角色了；是一個新婚的少婦，當做小陳的小姑姑，如今是來住娘家，她一個人住在東屋里。這樣，差不多就算佈置妥了。我們迅速地將放在幾隻竹籃子假底層里的刺刀、手槍，以及宣傳品拿了出來，三四個人在床前頭挖了幾個泥洞，我們細心地把它埋藏起來。踏着鬆土，腳還沒有抬起來，裝滿着衣服的籃子也還擺在地上，突然，一陣緊急的敲門聲響起了：

「開門的！門的快快開開！」

我們雖然一驚，但是，立刻就恢復了鎮靜，小陳飛快地就去把門開開了。

三個日本憲兵，氣兇兇地走進堂屋。其中一個軍官用手指着我們這樣問：

「喂！你們的姓什麼？什麼時候的回來的？今天要快快的去登記，忘了是不行的！一回，八點鐘的時候，我們皇軍的司令，對你們有一個訓話，在南門里空場子上，你們的都要去聽，少了一個是不行的，聽見了吧！」

濤用着，顫抖抖的聲音調笑着回答：

「是，老總們。我們姓李，都是一家人，昨天晚上剛從湯陰回來的。好，我們一回就去聽訓，去登記……」

他們得意的樣子，互相猶笑了。一下。那個軍官對濤看了看，做了一個手勢，指着我們說：「搜搜看，你們帶的什麼東西沒有？」

於是，那兩個憲兵動手了，剛弄整齊的房間，却被他們亂翻了一陣。可是，我們

那些珍貴的東西，却終於逃脫了他們的眼睛。

他們沒有發現一點可疑的東西，像是失望的樣子，轉身走出去了。

我們鬆了一口氣。我們急忙地將翻亂了的東西又整理好。

在這土地上，我們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我們要忍受着痛苦，在敵人中間做一個堅決的進取者……

登記

沒有吃早飯，我們就趕到南門里去聽訓。

朝晨的街，蟄伏在抑壓的死寂里，但，向南去的人倒很不少，而且，都是踏着慌忙的步伐。

廣場上已經擁滿了人羣，日本憲兵站在人羣的外邊，人，像馴服的羔羊，沒有聲音，誰也不同誰講一句話，個個都在低着頭，彎着腰，睜着一雙胆怯的小眼，向地面注視着。

廣場的中央，有一個高高的土台，上面立着一個三十多歲的日本軍官，站在他身旁，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國人。當那軍官對羣衆用日本話講完了時，於是，那個中國人，帶着一副黃病的鬼臉，弓駝着背，向大家笑了笑，就把軍官的話，做一個大意的翻譯：

「諸位同胞，方才我們這位善鄰告訴我們，他是十分關心我們的生活。以後，還要想更好的辦法來幫助我們。不過，我們要服從他，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台底下的羣衆，像是受過一番訓練，立刻響起了奴隸性的回答。「生活費領到了沒有？誰還沒有領到棉衣？」

「都領到了。」

「日本皇軍對待我們好不好？」

「好！」

「大家要安心過日子，只要沒有反動的行為，日本皇軍一定是會保護我們的，也許我們這邊，是有石友三派來的便衣偵探，告訴說，大家不要受別人的煽惑，如果發覺的話，日本皇軍決不客氣的，要槍斃，砍頭！」

我們不能再聽下去了。我簡直要吼叫，要暴跳起來。我感到重壓，血管幾乎要崩裂開了！我看看廣場，看看城梁，又看看天空，啊！這不是我們自己的土地嗎？我不想再看立在台子上那狼心的野獸，和那無恥的走狗，我更不忍再看羣衆立着的被奴化的衆多的生命……我的心發着劇烈的沈痛！我用眼睛巡視我們那幾位同志，我清楚地看見他們，他們在低聲的嘆着氣，暗暗的咬着牙，揩着淚。但，我們是

分散開了。大家好像都在耐着憤恨……

隨着散開的人羣，我們按照着規定的計劃，到日本憲兵營去辦理登記。

路上走着，我們所見到的一切使我們更驚奇了。在晴麗的陽光下，竟很少有人來往着，偶然，遇到有幾個行人，他們是絕沒有三五個人一羣的談着話，却都是一個人孤獨地走着，拖着兩隻像是極沈重的脚步，面孔一點也不歪動地朝下低垂着……

大小店舖，有些雖然是開着門，可是，沒有買賣，就像沈睡着一般地淒涼；半天，都不見到一個顧客走進去。

野狗，成羣地在大街上亂跑着，瞪着要吃人的眼睛。

不許兩個人一同在街上走，這是命令，我們經過了極嚴重的干涉後，才懂得了這所謂日本皇軍的聖明的法律。這樣，我們是一個一個地分散開往憲兵營走。

憲兵營的大門，有兩個鬼子在守衛着，我剛一到他們的跟前，叫聲有了：

「站着！你是那一個？你的是幹什麼的有？」

我溫和地回答着：

「報告老總，我是來登記的。」

「登記！哈哈……登記……」兩個鬼子兵一齊猶笑着，並且對我鬼鬼祟祟地打量着。有一個看了我一眼，說了：

「走，帶你小娘們里邊去的有！」一邊說着，一邊走，剛踏進院，他向四週一環視，便很快地在我臉上輕輕地摸了一下。

濤，小陳，大趙，慧，他們已比我先到了，踏進登記課的門，我就先一眼看見了他們，他們四個人呆呆地立在那兒，沒有講話，更沒有笑。一個軍官，坐在台子後面，他生着一副方方的面孔，濃眉豎着，眼睛深陷着，三角嘴，鼻孔下蓄留着一簇短短的

鬚髭。他手里拿着一本硬皮簿子，和一枝鉛筆，他已經開始在向濤他們盤問一切了。和這位軍官坐在一起的，還有另外兩個軍官，並且，站在他們旁邊有兩個守衛的兵。

我站在旁邊，緊挨着慧。

軍官看了看濤，問：

「你姓什麼？叫什麼？多大年紀了？結婚了沒有？老婆在家的有？」

濤笑聲地這樣回答：

「報告官長，我姓李，叫李濤，今年三十歲了。已經結過婚……」把臉子轉過來，用手指着我：「這位就是我的老婆。」

軍官一邊搖動着頭，一邊在簿子上記着。最後，他向我瞪着眼看。並且說：

「喂，剛才那人是你的丈夫麼？你們什麼時候結的婚？家里還有什麼人？這次

是從那里回來的？」

我看着他，很快地就這樣回答：

「是的，他是我的丈夫，我們結婚四年啦。家里還有媽媽，和小弟弟，他們走不動在後頭，就要來的。這是我們的妹妹和二弟，這是我們的小姑姑，我們是昨天晚上從湯陰回來的。」

他點點頭，接着向小陳問了：

「你們是一家人嗎？小姑娘！」

小陳現着羞怯怯的樣子低着臉子說了：

「是的。」

最後，他又向慧招呼了：

「喂，你這位多大了？嫁人的沒有？」

慧翻了翻她那一對明亮的大眼睛，咬了咬嘴唇，她的笑窩深深地露了出來。她慢慢地回答：

「今年我二十一歲，出嫁不到半年。」

慧她那銀鈴似的語聲，立刻攝住了這軍官的心魂。他的手沒有再滑動他的筆，兩隻眼睛却直直地在對着她。他呆視，他猶笑，漸漸地，他却狂笑了。他放下登記簿，他哇哇啦啦地向着另外的那兩個軍官說了一大堆話，並且一直用手指着慧。他用右手支着下巴，他像在想什麼。一回兒，他向慧這麼問了：

「那麼你的丈夫呢？」

慧沒有回答，只是低下了頭，他用手遮着臉。

軍官仍然在猶笑，他沒有再催促着她回答就向我們說了：

「好，你們先回去吧，教她一個人在這里，我問完了，再讓她走。」接着，他命令

守衛兵把我們帶出去。

回到家，我們每個人的心，都爲慧留下一個深深的關懷。

燒飯，我們等待着大家歸來後一起吃。

焦急，像火一樣在燃燒着我們的心。我們再不能安靜了。飯沒有人再去管了，每人都在抓着頭髮，撫着胸口。

「但願他會平安的歸來。」我們這樣祝福着。

小陳最耐不住她提議說要到憲兵營去找慧，但，却被我們阻止了。夜幕拉下來了，一片漆黑覆蓋着大地。

等待着，慧始終沒有歸來。我們曾幾次跑到大門口，再跑回屋里來。

九點鐘過去了，慧還沒有回來，這時，我們就商議好，派濤去探聽探聽。

正送他出門，意外的，慧在我們面前出現了。跟在她身後的，正是「登記課」

的那位日本軍官和兩個衛兵。

我們抑止住了驚喜，一齊走進家來。

軍官從衣袋里掏出登記冊子，四屋巡查了一遍。笑笑，他對慧那兩間西屋，投射着兩道貪婪的目光。他走了。

我們鎮靜了一回，點着油燈，慧詳細地把她今天所經過的事情講給我們聽。果然，沒有出了我們的測想，那軍官果真對慧有所企圖了。慧說：

「今天，我當他強調的講出，我的丈夫已經失蹤了……」

我們互相鼓舞着。我們計劃着今後將要開始做的工作。

從此，那位日本軍官，是每天來調查戶口的，而且，每次來，總是在慧的屋子里逗留個很長的時間。

安陽夜光

我們漸漸地和當地的老百姓熟識起來了，尤其是附近的鄰居。白天，我們輪流着去探詢敵人的防禦設備，以及軍隊調動的情形……我們需要做工作報告。

我們左鄰的宋大嫂，她是一個窮苦的女人，常替南關敵軍兵營里的兵士們洗補衣服。最近，我們爲着要想利用這個來推動一個重大的工作，所以，我們和她的感情弄得特別好。我向她述說着自己的生活也是很苦，希望她能給我介紹介紹，拉點衣服洗補洗補。我的話感動了她，便得到了她的允許和信任。我們獲得了這難得的機會。

第一次，宋大嫂把我帶進軍營去，我穿着一身洗得很清爽的衣服，手里提着一隻我們來時裝置好的竹籃。

走到兵士住的屋子里，去取他們要洗的衣服。可是，我的兩隻眼睛却是機警地向這屋子每一個角落搜巡。走出屋門，院落里的一樹一木的位置，也使我記得很清楚，我想着，用什麼法子，能在他們不知不覺中，將裝藏在籃子假底層內的「反戰宣傳品」抽出來給他們留下。

一件一件洗好的衣服送進去，一件一件髒污的衣服又取出來。差不多每隔一天就去一次。每次出進，雖然我都曾經受到崗兵細心地檢查，但是，我不會引起他們一點疑惑。

一天中午，我又到兵營送衣服去了。走進屋，兵士們都在忙着找髒衣服，這時候，是經過一個混亂的狀態，於是，我就趁着他們不注意，便敏捷地將手指插入籃子底層里，把一疊子小傳單輕輕地抽出來，投放在一個兵士的軍毯里。這個籃子，一進屋我就把它靠放在一個舖位上。我的神態十分安然，眼睛又仍然在注視着

衆人。

沒有一個人驚會覺了這件事，直到他們發現了那東西爲止。我有這樣的確信。我心里暗暗地笑着。我提着一籃子襤衣服，踏着堅實的脚步走出兵營。

每到深夜，我們在無燈的黑暗裏，檢討着當天所做的工作，并且又計劃着明天要做的一切。

近幾天，因爲那個日本軍官，已經向慧表示了一種深的熱戀。於是，我們便商量着，決不應當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我們要利用它，來完成我們最大的任務。

「慧，不要放鬆你的工作，勇敢一些，他會被你的熱情陶醉了的，你一定可以從他的嘴里得到一切，我們想要知道的秘密的事件。」我們這樣鼓勵慧。

一天上午，那個日本軍官又來了。可是，慧因爲一些別的工作沒有在家，他一個人在她的房間里等了好半天，最後因爲一直不見她回來，才走了。

在下半天才從外面回來，她剛走進屋子里，就叫跳着跑了出來，她手里揚着一個白信封，尖聲地叫：

「快，快來看呀，那傢伙給我留下一封信。」

我們一齊驚喜地跑到院子里，將慧圍了起來，搶着那封信。

小陳搶得最兇，結果，大家讓她先看了，並且還請她向大家讀了一遍。

信的內容很簡單，但，一張單頁的信箋，却充滿了一些熱情的言語。對於慧的美麗，他內心却燃起了一種深熱的思戀，他說，他簡直不能離開她……

這信，我們如同得到了寶貝似的，每個人却又看了一遍，最後，我們是大笑了。立刻一陣嚷聲在我們中間响起了：

「慧，給他回信。」

「……………」

晚上我們給那日本軍官寫好了這樣一封回信：

山本先生：

榮幸得很，像我這樣一個無能而又可憐的中國女人，會得到你的熱情的愛戀。我願意即刻將我的快樂告訴給你的確，像你這樣慈和的軍官，實在是太難遇到，在這個瘋狂的世界里。我要用我的誠摯來接受你的愛，同時，我也要將我的愛交付給你！

祝
你晚安！

慧。二十一日夜。

把信剛封好，忽然，大門有人在叫，慧知道又是那個傢伙來了，於是，她趕快去

開門。我們都回到個人的屋子裏。一回兒，慧跑到我窗底下，悄聲地對我說：

「是他，那傢伙……」

「那麼，就把信給他吧。」我說。

「是，我就回去給他。」

幾次的通信，無遍數的會晤，在形式上，慧同那日本軍官，已經很顯然的進入熱戀的時期了。

我們要慧利用一切的機會，向他試探，詢問。意外的，他像發現了我們的祕密，却始終沒有從他的嘴里當慧洩露出一點使我們所想知道的事情。

我們並沒有完全灰心，我們想着，這一定是自己工作的技術不夠，我們應當更計劃着多變的手段，讓慧去運用。但，這手段決不會讓慧失掉了她靈魂的自由。然而，這時我們的心却開始疑慮了。我們總以為那日本軍官是看破了我們

的機密，也許是在偵探我們吧？想着，想着我們的心又安靜了。我們想，假若他果真看破了我們的機密，那他早會下了毒手把我們逮捕起來……

「無論怎樣，我們大家都應該把工作更技術一點，尤其是慧，你以後要多多注意。」大趙沉着臉這樣說。

好多日子過去了。但是，慧到底沒有從那日本軍官的嘴裡獲得了什麼。她有些憤恨，焦急。但她却懂得堅苦和忍耐。

有一天，慧却帶着一種異常不安的神情，跑到大家面前，她向大家報告了她從那日本軍官嘴裡聽來的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昨天晚上，日本憲兵營，刀砍了二十個中國的游擊隊員，他們都是附近的農民。並且，現在又派出大批的便衣隊，去繼續逮捕，說不定明後天就會帶來更多的我們的受難的同志……

期望好久從他嘴裡要得到的，却是一種野獸般的狂叫！慧，她可真受不了這

大的刺激了。

我們聽了慧的報告，我們不能忍耐了，想到那沒有看到的生命的掙扎，血的泊流，我們流淚了。

「他們繼續逮捕，哼，我們就繼續反抗……」慧這樣叫着。

我抹着淚說：

「游擊隊，那些英勇的戰鬥的伙伴，他們遭受這瘋狂的強盜們的毒害啊……」

……我們要給他們復仇！」

我們考慮，商討，最後，我們果斷地決定，要在明天晚上，完成一件奇蹟似的工作。

第二天了。夜，漆黑。屋子里點着油燈。我們從日本商店買來的一瓶「白蘭地」放在慧的屋子里的桌子上。又細心地把埋在泥洞里的三把刺刀拿了出來，一把

放在慧的炕東頭靠外邊的簾底下兩把便被大趙和濤帶到自己屋里去。

我們臉上閃着興奮的紅光。心在激跳，但是，我們却異常鎮靜。我們要在態度安然中完成我們今後的任務。

大趙，小陳，小健和穎很早就在堂屋里躺下了。我和濤在院子里摸着黑忙着洗衣服。

慧在東屋里，她坐在桌子前，面前放着一個信封和幾張信紙，杯子里裝滿了酒，她像在喝酒，又像在寫信。

大門沒有關，那日本軍官像是最熟悉的客人一樣，終於走來了。

我跑進屋子，把大家叫起來。於是，我們悄悄地隱藏在慧的窗子外邊的一堆磚石的後頭。

從窗縫向屋裏探望，那日本軍官像往日一樣，兩手緊緊地握住了慧的一隻

手。接着，他就把她擁抱起來，在她的小嘴上吻了一下。

慧，更像平常一樣的忍耐着，不，她今夜更鎮靜。她笑了笑，輕聲地說：

「山本先生，你坐下來。你今天夜里不忙麼？白天爲什麼不來呢？」

他坐下，但他一直在握着慧的手。他沒有回答慧的話，却開口就這樣說：

「慧小姐，你一個人在做什麼？」

慧嬌媚地笑了笑，把臉子一低又抬起來，眼睛發出亮光，看看他說：

「寫信給你呢。」

他把眼光移向桌面，驚奇地這樣問：

「怎麼？你還會喝酒嗎？」

慧微笑着回答：

「喝不多，只是一點……」停了停，她又：「等你不來，我怪悶的……」

「啊，那麼我來陪你喝吧。」說着，他鬆開慧的手，自己抓起酒瓶就把酒倒在杯子里。他舉着杯往慧嘴邊送：「來來，你先喝。」

慧搖搖頭，笑着說：

「我不喝了，你喝吧，我的頭有點暈。」

把酒杯從他手里搶過來，慧一隻手端着就往他嘴邊送，熱情地說：

「你喝，你喝我再喝。」

他咕啞地呷了一大口。隨着，慧也輕輕地喝了一小口。

慧一杯連一杯地向他嘴里送。他漸漸地有些醉迷了。

他狂笑……他猛力地擁抱着慧，慧趁這時就同他一塊躺下了。

「哈哈……哈哈……親愛的……」他瘋狂地咕嚕着。

我們抑壓着呼吸，大家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窗縫。

他狂吻着慧的頭髮，眼睛面頰嘴唇，慧完全忍受着並且溫柔地用手撫摸他的臉。漸漸地，他是沈於昏迷中了。他的眼睛微微張睜着。

慧看了看他，看了看窗戶，又看了看屋的四週，她的一隻右手却輕輕地伸到身旁的簾邊里，她把刺刀摸出來了。她側歪着頭在他的臉頰上吻了一下，又用左手不住地撫摸他的下巴。她又看了看窗戶，這時，她把身子往後一抽動，接着一挺，咬了咬牙，眼大瞪着，猛力抓住了他的衣領，而右手便倏地一閃，一道白光，却落在他的胸口上。他使勁一掙扎，嘶叫了！……慧的左手鬆開他的衣領，便用一塊布巾塞住了他的嘴。

我們走進屋裏去了。大趙同濤每人手里握着一把刺刀，迎着那半死的傢伙刺去了。

我們轉身看了看慧，她倚靠着牆壁喘息着氣，疲倦地然而却精警地在那兒。

出神。大趙了看她，一把握住她的手吃驚的叫。

「啊呀，慧，你的胳膊怎麼，怎麼流出血來……」

她瞪大了眼，不安的樣子微微地說：

「怎麼？有血，啊！大約我是讓這壞蛋用刺刀還刺了一下。」

「是很痛吧！」我問。

「痛，我覺不出痛來。」慧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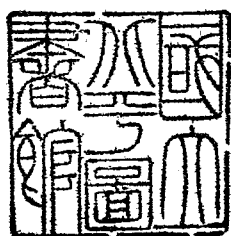
這時，小陳便迅速地把握慧胳膊上的血擦乾了，然後，就用手巾把那輕微的傷，替她包紮起來。

一陣冷風從窗外吹進來，燈被息滅了。但，屋子里已不是漆黑，那衝出雲團的月光，皎潔地從窗外投射進來。

這是夜光。安陽像被她照紅了。

線火陰湯在

穎緊緊地握住了慧的手她興奮地這樣安慰着
「忍受着你的痛苦吧！明早，明早，我們化裝搬家……」



湯陰火線

著 作 人 曾 克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梧州·重慶·宜昌·上海·
分店：	武昌·西安·蘭州·長沙·漢中·桂林·成都·許昌·昆明·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漢)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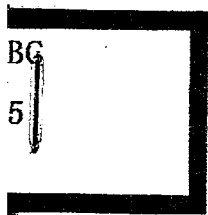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每冊實價二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物：第〇二三九號
 乙 項：第一三二號

82
806040



\$0.20